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梁谿集卷一百四十九至五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録監生臣黄熙純

梁谿集卷一百四十九

宋　李綱　撰

迂論五

論鼂錯主削

論諸葛瑾

論忠智之臣仁明之主

論偏霸之主專任其臣

論節制之兵

論魏文帝獻神藥

論將

論唐三宗禮遇大臣

論唐德宗任陸贄

論鼂錯王恢

鼂錯為景帝謀以謂漢封諸侯王連城數十地廣勢強不遵法制削之必叛然禍小而應速不削亦叛然禍大而應遲故卒削之而七國連衡而起以誅錯為名景帝弗察納爰盎之説斬錯以謝七國此景帝之過舉也而世以錯為愚王恢與韓安國論難于武帝前以謂匈奴擊之為便於是誘匈奴入塞漢兵匿馬邑旁俟其至擊

之匈奴未入塞覺悟引去漢兵皆罷武帝以恢議用兵而不能擊其輜重弗斬之無以謝天下遂下恢獄此武帝之過舉也世謂恢為無謀首將受其咎昔唐憲宗欲討叛鎮其黨大懼遣客狙殺宰相武元衡傷裴度群議洶洶而憲宗慨然曰吾專任裴度足以破賊卒平淮西觀此則知憲宗之賢於景帝遠矣秦穆公用孟明以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而獲之既歸穆公待之如初其後卒報晉而君子以為能用善觀此則知武帝之不及

穆公遠矣錯以忠恹以無罪死而世又不能知之是可悲也夫

論諸葛瑾

諸葛瑾仕於吴而亮為蜀相權嘗遣瑾使蜀通好與亮公會相見退無私面而亮亦嘗使于吴權欲使瑾留之瑾曰弟亮已失身於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亮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後有譏瑾者謂其密遣人與備亮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

孤之不負子瑜也於是以人言疏示瑾而瑾亦表論天下君臣大節一定之分若權者可謂能信其臣若瑾者可謂明於事君之義矣由權瑾以觀先王之時君臣相與之盛至于得盡其心又可以想見其風采也

論忠智之臣仁明之主

惟忠智之臣為能察事之利害畢陳於其君而無隱情惟仁明之主為能以不用其臣之言因事悔悟而追思之唐太宗以兵定天下雖已治不忘經畧四夷而魏鄭

公常諫止之每侍宴奏破陣武德舞則俛首不顧至慶善樂則諦玩無斁以諷切帝及遼東之後高麗靺鞨犯陣李勣等力戰破之軍還悵然曰魏徵若在吾有此行邪即召其家到行在賜勞妻子以少牢祠其墓恩禮有加安祿山初以范陽偏校入奏氣驕蹇張九齡謂裴光庭曰亂幽州必此人也及討奚契丹敗張守珪執如京師九齡曰祿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因事誅之以絕後患明皇曰卿無以王衍知石勒而害忠良卒不用後在

蜀思其忠為泣下且遣使祭於韶州厚幣䘏其家若太宗明皇可謂仁明之主矣至暗忍者則不然褚遂良既得罪韓瑗言于高宗曰遂良受顧命一德無二向論事至誠懇切詎肯令陛下後堯舜哉被遷以來再罹寒暑其責塞矣願寛無辜以順衆心帝曰遂良之情朕知之其悖戾好犯上朕責之詎有過邪卒不從而至于許敬宗李義府之徒則綢繆恩顧而不衰李泌嘗對徳宗論盧杞曰楊炎之罪不至死杞擠陷之而相關播帝曰卿

言誠有之然楊炎視朕如三尺童子有所論奏可則退不許則辭官非特杞惡之也方艱難時視陸贄如左右手既事平遭讒謗帝追仇盡言逐之猶棄梗然至盧杞裴延齡輩則寵任盤固既去猶思之不已嗚呼其去太宗明皇不亦遠哉

論偏霸之主專任其臣

孫策之創業于江東也以張昭為長史文武之事一以委之北方士大夫書疏多推美於昭欲嘿而不宜則懼

有私宣之則恐非宜進退不安策閫之歎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為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其後昭納忠于權卒定江東為一時宗臣苻堅之開基于關中也得王猛任之以政若玄德之遇孔明而内外宗戚舊臣皆害其寵數詆毀之堅怒悉從黜免有至于死者於是猛得盡心輔政内釐百揆外蕩群寇拔幽滯顯賢才修兵革勸農桑兵彊國富垂及昇平臨終勸堅勿以晉為圖而除鮮卑以

便社稷夫以孫策苻堅區區割據一方非得其臣而委任之如此猶不足以有為况大于此者乎然策謂我能用昭之賢功名豈不在我堅黜免譖毁猛者使得盡其智力亦可謂有國之明主矣不然得不以昭為收名而懼猛之專權哉由是觀之古之興王其君臣之相與如伊吕之遇湯武風雲感會可以想見其盛也

論魏文帝獻神藥

魏文帝在東宫嘗會賓客下令曰今有神藥一粒秪可

以療一人而君父之疾皆危將孰獻賓客之論紛紜以問邴原原勃然曰父也文帝不敢復詰原之對固善然惜乎不喻之以其理也夫人生在三事之如一則君與父疑乎焉分然孔子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母之道親而不尊君之道尊而不親兼尊親之道其惟父乎然則藥之獻於父也宜矣

論節制之兵

兵之有節制猶之一身其筋骸之束歟故以身運臂以臂使指屈伸把握無不在我然後可以應物而捍患苟筋骸之散而臂指不能相運掉則亦無所事矣兵自什伍積而總之以偏裨自偏裨總之以將而又有大將以臨之小大相維尊卑相統其動靜進退疾徐緩急一聽于大將之節制違則行法有死無赦故運百萬之衆可使如一身手足相須頭尾相應而戰必勝攻必克者用之有道也李光弼與安太清戰于河陽未決召諸將曰

彼彊而可破者亂也今以亂擊亂宜無功因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曰為我以麾下破之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召論惟貞與之鐵騎使破之光弼執大旗曰望吾旗麾若緩可觀便宜若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之退者斬遂大破賊其後九節度之師討安慶緒于相州帝以子儀光弼皆元功難相臨攝第用魚朝恩為觀軍容使而不立帥于是九節度之師皆潰由是觀之有節制之兵雖少足以破敵節制不立雖兵多而

子儀光弼在其間亦不免于潰節制不專可不戒哉

論將

昔之善為將者必其威信足以服士卒而恩意足以結之然後可與冒鋒鏑同生死陷堅履危如手足之捍頭目而子弟之衛父兄戢難却敵以邀成功此非可以一朝夕致也齊用司馬穰苴為將而次舍井竈飲食醫藥皆身自拊循之與士卒平分糧食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赴戰而燕晉之師聞之解兵

罷去盡復得其故境魏用吳起為將而起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乗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有病疽者至為吮之士皆樂為之戰而秦兵不敢東響韓趙賓從何則所以用士卒者用其力也欲用其力而不得其心力不可用也欲得其心而恩意不足以結之心不可得也譬猶敺市人以戰聞金鼓之音見旌旗之色則渙然離矣況可望其殺敵之功哉韓信之下井陘令背水為陣既破趙軍吏問之曰兵法有右背山陵

前左水澤今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經所謂敺市人而戰之也其勢非置死地人人自為戰今即予生地皆走寧尚得而用之乎由是觀之士卒非素拊循雖使韓信為將不置死地不足以用其力況其餘哉漢以魏其為大將以擊吳楚所得賜予置之廡下令軍吏裁取殆盡而孟舒魏尚之守雲中皆以私財饗士古之良將類多如此唐

有禄山朱泚之變而郭子儀李光弼李晟馬燧渾瑊之徒起而定之此數子者雖其材畧過人遠甚亦其所將皆舊部曲威信恩意足以感服之故能必其成功不然如高仙芝封常清非不號為名將而募市人以抗大敵未有不折北不反者也今朝廷將帥之任取其臨時兵與將初不相識未聞有以恩意拊循士卒者間有效古人之所為則又疑其以私恩收士卒心嗚呼欲責其成功不亦難哉為今之計莫若遴擇將帥而任之使得拊

循其部曲而一切待之以誠庶幾其可也

論唐三宗禮遇大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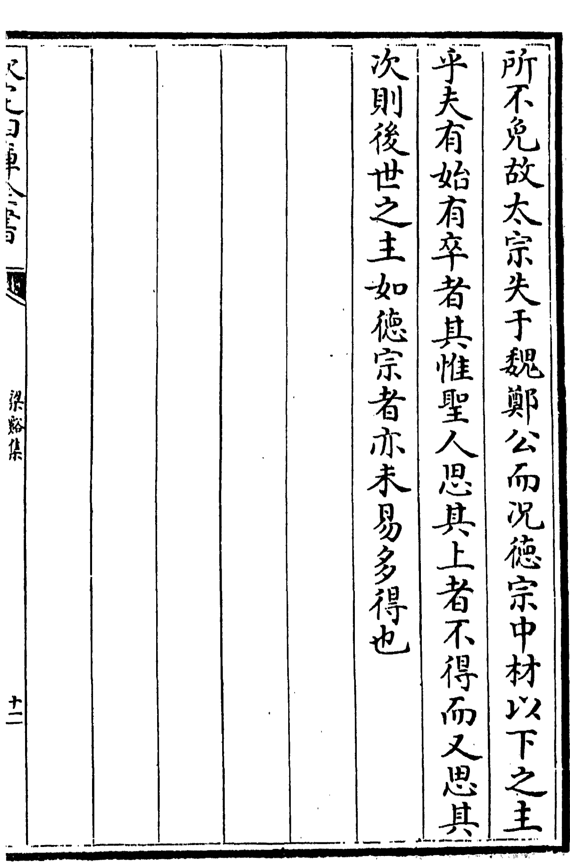
肅宗有安史之亂代宗有吐蕃之寇德宗有朱泚之變皆身去宗社而卒能復國者葢亦各有所長觀肅代之待李光弼郭子儀雖讒夫憸人譖愬百端卒保全之其後光弼畏禍不敢入朝代宗猶輦致其母存問甚渥而李晟馬燧雖以讒間罷兵柄德宗皆以大臣呼之而不名每宴樂恩賜使者相銜于道兩家日出無鍾鼓聲則

金吾以聞少選使者至必曰今日何不舉樂其禮遇如此傳曰有功而見知則說又曰敬大臣則百工勸如肅代之暗弱德宗之猜阻非有過人之聰明而其所長如此宜乎其能復國也昔楚昭王病于軍中有赤雲如鳥夾日以飛太史以謂是害于王然可移於將相昭王曰將相孤之股肱也今移禍庸去是身乎弗聽孔子在陳聞之曰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國宜哉夫病亟而不肯移禍于股肱則其平日之所以禮遇之者可知矣此

乃昭王之所以能復國也吾於肅代德宗亦云

唐德宗任陸贄

唐史稱德宗在危難時聽陸贄謀及已平追仇盡言怫然以讒倖逐猶棄梗其所以不亡者幸也是不然德宗在奉天及進狩山南事無纎細必以訪贄而贄納忠論諫無所回隱帝多從之故興元戡難爪牙宣力而贄之助為多則德宗不可謂不善聽納惟其在危難時能聽納此乃所以不亡也至危難已平追仇盡言雖賢君有


所不免故太宗失于魏鄭公而況德宗中材以下之主乎夫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思其上者不得而又思其次則後世之主如德宗者亦未易多得也

梁谿集卷一百四十九

梁谿集卷一百五十

宋 李綱 撰

迂論六

論節義

節義者天下之大閑而仗節死義者人之所甚難也人君有以崇奬而激勵之使知義重于生而不難于處死然後可與濟患難而同安樂此所以能立國也不然則棄義徇利偷生惜死之徒羣萃于前一有變故則渙然離矣其肯仗節而以死衛上哉賈誼有言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以節行報其上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爾忘身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

惟義所在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捍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彼且為我危故吾得與之俱安夫蹈危亡以圖安存捨生取義者類非小人之所能為故孔子以謂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惟君子能之彼小人則不然見利忘義而利之所在則從之故利在君父則從君父利

在權臣則從權臣利在閹宦則從閹宦利在盜賊則從盜賊自古及今若是者不可勝數方其平時進讒說納小忠諂諛柔佞悦可人意及其臨難轉而之他掉臂不顧而視其君如路人者也況肯履刀鋸蹈鼎鑊死其君上而執干戈以衛社稷哉節義之士平居事君若言逆耳至計拂心人主類多不能堪而一旦臨變故必卓然有可觀者故汲黯守義好面折廷爭而武帝以為近古社稷之臣蕭瑀耿介不可以利怵死懼而太宗亦以社

稷臣許之安禄山及河朔皆陷明皇嘆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邪及聞顔真卿獨以平原守喜謂左右曰朕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為乃若此其後歸朝竟為姦臣所擠殞于賊手毅然之氣折而不沮嗚呼疾風知勁草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為人君者詎可不深察此哉

論忠孝

忠孝者臣子之大節而莊周以謂外物不可必故為人

親者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
悲為人君者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比干剖
而子胥靡老聃亦謂六親不和有孝子國家昏亂有忠
臣此非薄忠孝之言也乃所以厚忠孝之言也夫忠與
孝在我而信與愛在人在人者何可必哉惟其不可必
此所為外物也然而孝子之於親豈必待其愛而後孝
忠臣之於君豈必待其信而後忠哉親雖不我愛而盡
其事親之孝者孝之至也君雖不我信而盡其事君之

忠者忠之盛也使親能愛其子之孝則家和矣君能信其臣之忠則國治矣家和國治忠孝之名不立惟其孝而親未必愛故家有不和而孝子之行彰忠而君未必信故國有昏亂而忠臣之節著然則為君親者可不監哉

論荀彧

荀彧去袁紹越河蕖間關以從曹氏遂與帷幄之謀勸其定兖州比之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内深根固本以

制天下勸其保官渡比之楚漢相持滎陽成臯間不可先退以自屈皆以帝王之略許之操既得志欲分功于彧而彧力辭不受封其後阻董昭九錫之議操心不能平表彧勞軍饋之空器而彧自殺范曄取其歸正謂能殺身以成仁而杜牧以謂教盜穴墻發櫃而不分其財得不謂之盜乎二者之論不同請以裴樞之事明之昔者裴樞相唐而附朱全忠知全忠之必簒唐也為之謀策無所不至其後全忠欲以梁客將張廷範為太常卿

而樞執以為不可全忠怒遂殺樞若樞者豈真背全忠而忠於唐哉意謂此細故全忠未必怒而足以示天下公不知全忠乃以謂小者尚不從我況其大者乎故卒怒而殺之彧之於操正類於此若彧之智畧豈不知操之姦雄必至于篡漢而取之九錫之議終不可止乎其意以謂阻而少緩之操未必怒足以取為漢之名而不知操之以是為憾史謂彧忠于漢而殺身成仁者論其跡而不論其心之過也故甞謂孔融志廣才踈其死也以

惷荀彧計謀深遠其死也以巧惷巧不同其於殺身一也然融之英風義氣足以感激後人而彧之用心如杜牧者能知之則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論立國在於足兵

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有天下國家者所以保民未嘗不以兵之衆寡為差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又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傳曰自非聖人內寧必有外患又曰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夫立

國在於足兵棄民在於忘戰有外患者憂懼而知戒無外患者安肆而日偷此四者國之存亡所繫也故夫天下方當強盛之時卒然有不庭不虞之變莫之能禦而遂至于不振者多由於恃安而忘戰馴致使然唐有安史之亂晉有劉聰石勒之禍皆出於極治全盛之日以王師抗賊無異驅赤子以搏虎狼豈非蹈此患哉國家自澶淵之役與契丹盟好承平無事民不識金革百有餘載至崇寧大觀以來極熾而豐文恬武嬉偷取安逸

兵之闒者不補卒之惰者不練將帥之選不精誅賞之柄不明干戈朽鈇鉞鈍而金人一旦乘間竊發將士憂死而望風奔北生民無辜而肝腦塗地士大夫聞語戰則魂褫魄喪色若死灰惟以遁逃偷生為得計恃安忘戰馴致之歟一至于此真可為長太息流涕而痛哭也豈特中國為然契丹自昔以兵力雄于朔方耐饑寒習攻戰便騎射制屬諸部其享國尤為久遠自與中國盟好之後慕華風革舊俗棄氈裘襲紈綺𢶍湩酪嗜茗飲

去穹廬處宮殿奢淫無度國人化之無復英鷙强忍之氣故金人得以奮其詐力且和且戰不數年而卒滅其國由是觀之國雖安忘戰必危而孔子謂以不教民戰為棄之孟子以無外患為必至於亡國者豈虚言哉

論治天下如治病

膏粱以養氣體藥石以攻疾病此有生之所同也今有人焉不幸而有疾外為邪淫之所傷内致血氣之羸耗則善醫者必為之聚毒藥治鍼砭惟邪淫之務去雖血

氣之羸不得已焉邪氣去而正氣生然後疾病可愈氣體可充今不治藥石而欲以膏粱攻疾病豈理也哉治天下者何以異此故仁恩教化者膏粱也干戈斧鉞者藥石也收善良拊彫瘵必有文治則膏粱用焉鋤強梗戡禍亂必有武功則藥石施焉二者各有所宜時有所用而不可以偏廢者也今天下之病亟矣蠻夷猾夏盜賊干紀曠古所無此正修武備協民力捍患侮濟危亡以圖安存之時雖不免於勞擾豈得已哉而議者不深

維其故舉一事出一令則以勞擾為言而沮格之至于蠻夷之所蹂踐盜賊之所焚掠出沒數路幾半天下未及之地常岌岌然則恬不加恤而不復議論敢問此何理也夫天下幾路一路幾州一州幾縣日復一日偷取目前之安當其可為之時不為而今日殘一縣明日破一州後日亡一路不加料理而曰姑隱忍之以待蠻夷之自悔禍而盜賊之自銷弭正猶得危篤之疾不治藥石而欲望其自愈寧有是理哉夫病在皮膚此鍼砭之

所及也病在腑臓此湯劑之所及也至于骨髓則扁鵲望之而走矣及是而悔不亦晚乎

論保天下之志

有天下者必有保天下之志然後王業可興有一國者必有保一國之志然後霸道可立葢志者氣之帥而事功之由基也有志以主於中然後見于外者必求所以保之之人而賢材於此乎進用必圖所以保之之具而政事於此乎脩舉人民在所保拊循之而害民者必除

土地在所保固守之而侵地者必却隨其所保之大小而大以王小以霸則其志之不同也至于懦而無力志竊竊然惟以保身為計賢材政事土地人民皆莫之恤則豈獨不能保天下及一國哉雖欲保身亦不可得矣昔者武王助上帝以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不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恥之故能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豈非有保天下之志哉由武王推之則後之創業中興凡能興帝王之業于天下者皆其志足以保天下者

也昔者齊小白曰先公優笑在前賢材在後國家不日引不月長吾恐宗廟之不掃除而社稷之不血食故相管仲而授之以政豈非有保一國之志哉由齊小白推之則後之裂土分民凡能立霸道於其國者皆其志足以保一國者也至隋陳之主則不然煬帝繼體守成荒淫失度媮取目前之逸盜賊滿天下而不知也嘗引鏡自照曰此好頭項誰將斬之其後卒有江都之禍而陳叔寶據有江左不卹政事隋師伐之國危矣乃曰吾自

有討遂與妃嬪同入于井其志如此身且不保而况能保天下及其國哉由是推之則古之亡天下與失國者概可見矣夫志小者不可與語大志近者不可與謀遠志錐刀之利者不足與論萬金之儲志藜藿之食者不足與論太牢之味而况於天下國家安危存亡之至計哉書曰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又曰功崇惟志射無志則不能以中的士無志則不能以崇功有天下國家者無志則不足以保民嗚呼君人者尚志勗其所先務

也

論將相先國事忘私怨

蕭何曹參方議功定位有隙其後何疾亟惠帝問誰可代者所推賢惟參而參亦自知當相漢告舍人趣治裝既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而百姓安之作畫一之歌郭子儀李光弼初同居朔方氣不相下若仇怨然其後有安禄山之亂子儀泣涕分麾下兵與光弼薦之於朝與同破賊既而代子儀節度朔方營

壘士卒麾幟皆無所更而光弼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明昔之為將相者以國事忘私怨至于如此非獨推薦之為難而更其職不更變之為尤難也與夫藺相如引車以避廉頗寇恂託疾以避賈復先國事而後私怨視數子未知其孰賢至于修怨逞憾不恤國事如張延賞之沮李晟罷其兵柄力主會盟而致平凉之辱劉仁軌之憤李敬玄表請為帥以代己而致覆師之禍其賢不肖之相去豈不遠哉

論盜

世之危亂民之失業與夫兵之潰散者多聚而為盜賊誅之則不可勝誅而力有所不給惟因而招納之以為我用其力有五以弭內亂一也以禦外敵二也善良脅從者可散而歸田畝三也強猾勇敢者可藉以備行陳四也以盜賊攻寇讐勝則享其功敗則不足惜五也昔者光武用綠林下江銅馬諸軍而致中興曹操用黃巾而破絡術太宗起於晉陽取關中以定海內亦多招徠

羣盜而用之然自非推赤心以置其腹中恩足以結其心威足以讋其氣使遵我之紀律而聽我之驅策則用盜有五難已嘗放肆而欲收其憤戾之心一難也已嘗虜掠而欲窒其貪婪之志二難也易置將帥則懷疑三難也界之部曲則易叛四難也恩過則驕威勝則怨而反以為患五難也惟善御馭者恩威得所寬猛得中內得其心外得其力使之視殺敵如殺人取敵貲如虜掠雖易將帥而不疑雖界部曲而不叛與正軍相為表裏

而無驕怨之患則其難也將轉而為易昔者光武太宗曹操嘗從事于斯術矣

梁谿集卷一百五十

梁谿集卷一百五十一

宋 李綱 撰

迂論七

論張子房郭子儀之誠智

論變亂生於所忽

論西北東南之勢 論女禍

論孔文舉 論虞舜高光之有天下

論黨錮之禍 論人主之剛明

論張子房郭子儀之誠智

高祖取天下以三傑而黥彭之徒不足道也卒之蕭何因繫韓信葅醢而黥彭亦皆不得其死獨子房以三寸舌為帝者師高祖字之而未嘗名吕后德之而不敢慢超然遠舉獨能以功名終焉肅宗中興以郭李而僕固懷恩來瑱之徒不足道也卒之光弼為讒間所乘遂陷嫌隙其懷恩來瑱亦皆不得其終獨子儀全名高節爛然獨著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世而主不疑侈窮

人欲而議者不之貶福禄之盛人臣莫及焉盖子房以其智而子儀以其誠智之至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子房以之誠之至者忠貫日月神明扶持子儀以之故夫因固陵之問而議韓彭之地因複道之見而圖雍齒之封樊噲之諫還軍灞上則曰噲之言可聽也劉敬之策建都關中則曰敬之說是也天下已定道引辟穀閉門不出而願從赤松子遊若是者豈非子房之智歟雖智也未嘗不本之于誠提孤軍以戡大憝仗大義以造王

室單騎免冑以見回鶻減省騶從以過朝恩大難畧平遭讒甚奪兵柄而朝聞命夕引道無纎芥自嫌若是者豈非子儀之誠歟雖誠也未嘗不照之以智蓋徒智而已不本于誠則陰謀秘計人得以疑之此陳平之智有餘所以為高祖之所疑也何足以語子房哉徒誠而已不照之以智則直情徑行物得以欺之此馬燧之智不足所以為吐蕃之所欺也何足以語子儀哉自古立功名者多矣漢唐以來未有若子房子儀之懿者也有志之

士可不景慕而師仰之哉

論變亂生於所忽

秦以三代封建王室削弱之故置侯罷守隳名城殺豪俊而陳勝吳廣起于謫戍奮臂一呼天下響應劉項興而秦遂亡漢矯秦失裂土以封功臣宗室子弟多者至七十餘城使郡國相錯而韓彭英盧叛于前吳楚七國變于後至元成間異姓諸侯王既已滅絶宗室之國惟食租税至乘牛車自以爲可以無患矣而朝政歸于外

戚王莽因以篡漢光武中興功臣所封不過大縣數四
奉朝請而不責以吏事宗室之國皆有分限抑遠外戚
不使與政可謂得策矣其後閹宦擅權黨錮之禍興而
董卓曹操相繼以取之至唐因隋之制置府兵嚴鎮守
威加于夏夷功臣無世襲之國宗室無尺土之封而武
韋楊氏乃以女寵肩禍其後安史之亂甫定而藩鎮之
勢浸強分裂土宇擅征伐私貨財天子不得以制而朱
全忠因之遂移唐祚國家鑒藩鎮之獘黜削其權一切

任以文吏尺土一民甲兵貢賦皆歸于朝廷無尾大不掉之患而宗室外戚又非有過分之寵也北結契丹以為歡鄰西制夏人東招高麗南撫交趾率皆臣屬非有夷狄之虞也維持制御之術過于前代遠甚而金寇乘間竊發驅馳中原遂有不可支吾之勢夫自秦漢以來規模計畫創法立制所以措天下于安固者莫不自謂足以革前日之弊而曲盡其巧矣卒之所以為變故者皆出于思慮之表其故何哉豈在天者有默定之數而

不可以人力為歟抑在人者措置有所未盡而變故生于所忽歟將事之轉徙不常而馴致使之然歟葢雖聖人創業垂統立法以傳于後世亦不能以無弊故太公為政于齊舉賢而尚功後世不免有簒弒之臣周公為政于魯尊尊而親親後世不免有陵遲之漸三代封建後世郡縣與夫所以維持制御之術初未嘗不善也而禍患生於不虞者人事有所忽而馴致之勢使然也惟能因其弊而救之如善醫者之治病太過則瀉之不足

則補之陽盛則濟之以寒涼隂盛則濟之以溫熱因病投藥視其所偏而扶持之使輕重緩急之勢常足以相權則庶幾乎其可也

論西北東南之勢

自古帝王興于西北者多能兼并東南而宅于東南者不能制服西北故秦據雍州以蠶食諸侯卒并天下漢都關中破趙取代服燕定齊而卒亡楚晉承曹魏而平吴隋承後周而滅陳唐起晉陽取長安遂定海内本朝

都汴先得西北而後下江湖嶺蜀服閩浙如拾地芥然東晉宅江表卒不能復中原其後劉裕乘勢電掃得洛得關中而亦不能守也宋齊梁陳因之僅足自保竟不能以跬步進豈非地勢人事使之然歟蓋天下形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故戰國之兵皆仰關而攻秦說者謂自關中下兵如建瓴水而山東王者不得不王霸者不得不霸東南皆江湖沮洳非用武之地此地勢然也西北之人強壯堅忍耐勞苦而習用兵加以土産健馬便于

馳逐精甲利兵強弓勁弩之所自出東南之人柔脆剽輕不習戰陳舟檝之所利而非車騎之所便并吞天下者非西北之兵不可此人事然也地勢人事如此而又有所謂天時者焉當其可為之時而不為則失機會故謀畫之臣聽納之君因時定策間不容髮此劉敬所以脫輓輅以建金城之安留侯贊之高祖即日駕西都關中而不疑也

論女禍

有天下而多女禍未有若李唐之甚者也武后以牝奪晨革姓建號幾移唐祚中宗親為所廢處房陵者二十餘年一旦復位即縱韋氏幾至亂邦韋氏乘夫淫烝於朝斜封四出旣鴆帝欲臨朝稱制明皇親平内難而開元之末沉酣燕私嬖楊貴妃幾至喪國葢人君齊家以正天下故詩以后妃風化為首而昔之帝王未有無家法以貽訓後昆者獨唐不然高祖之起兵于太原葢裴寂以晉陽宫人私侍之故刼持之遂定秘計太宗旣殺

元吉納其妃生子而使為之後武后固常侍太宗矣身接帷幕賜號武媚而高宗立之不恥也中宗幽廢與韋后約一朝見天日不相制至復位后與武三思升御牀博戲帝從旁點籌不以為怍而貴妃楊氏初為壽王妃明皇召内禁中異之即為出自妃意者丐籍女官號太真更為壽王聘妃而太真得幸其家法如此欲無女禍得乎

論孔文舉

孔文舉志廣材疎雖有靖難之志迄無成功而名重海内後世君子亦以高節許之者豈非以其氣足以蓋天下乎其為北海相為盜賊所圍遣太史慈求救于劉備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耶其守青州為袁譚所攻流矢雨集而融隱几讀書談笑自若既還許都雖曹操之姦雄陰狡權勢方盛融視之蔑如峭論鯁議屢沮其謀嘲訶蹦轢畧不為之下故議馬日磾之不宜加禮則責之以大臣之節議肉刑之不可復則比之斮

朝涉之脛其破袁紹以甄氏賜子丕也則誚之以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其討烏丸也則嘲之以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內昔肅慎不貢楛矢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之其欲誅楊彪也則不俟朝服詣操爭之曰孔融魯國一男子耳今日誅彪來日拂衣去不朝矣其表制酒禁也則以書抵操爭之尤多侮慢之辭操以融名重天下外雖容忍而潛忌正議慮鯁大業遂枉奏而殺之嗚呼使融不死操內有所憚其敢圖九錫建魏國而其後

卒移漢祚乎故史臣稱其高志直情足以動義概而忤雄心使移鼎之跡事格于人存代終之規啓機于身後比之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雖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不其然歟若融者真所謂乃心漢室以身死之而不與曹氏者也彼荀彧之徒方奴事操之不暇後雖飲藥自殺乃其用意太巧不得已而然耳豈可與文舉同日而語哉

論虞舜高光之有天下

舜居深山木石之與居鹿豕之與遊飯糗茹草若將終身焉堯舉而授之天下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豈特舜為然高祖由泗水亭長而創業光武由南陽跡屬而中興方其在窮約之中一布衣耳及南面而經營天下駕馭諸將聽納群策如石投水而運諸掌其視海內有負固僭竊而不服者必削平之而後已勵精圖治天下若治其家然蓋不如是不足以創業中興而成帝王之

業也

論黨錮之禍

東漢黨錮之禍其始起于甘陵有南北部之謡汝南二郡謡其郡守轉入太學諸生郭林宗賈偉節為之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而怨膺者上書誣告其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而膺等皆坐禁錮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内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

天下名士而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厨之號其後有承望閹宦意指者上書告張儉與同郡二十四人別相稱號圖危社稷而儉為之魁靈帝詔捕儉等而閹宦諷有司奏捕前黨李膺之徒皆死獄中諸為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坐廢禁者幾千餘人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于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而漢亦自此季矣大抵朝廷清明賢俊在位有以制服小人則天下治安而為國家之福

朝廷昏微姦邪得志必須誣陷君子則天下危亂而為國家之禍方靈帝之時閹宦擅權莫之敢攖而李膺張儉之徒振拔汚險之中藴義生風以鼓動流俗激素行以耻威權立廉尚以抑貴勢使天下之士皆高尚其道而汚穢朝廷故閹夫儉人因其危而擠之指為部黨一網幾盡而士有不幸罹其禍者幽深牢破家族而不顧至于伏其死而毋歎其義雖顛沛假命而聞其風者莫不欽慕而争為之主豈不賢哉然膺儉等其取名太多

其嫉惡太甚固非自全于亂世之道使遇其時其功蹟
豈易量耶此非膺儉之不幸乃漢室之不幸也

論人主之剛明

人君不患乎太剛而常患乎柔而不斷太剛者不能無
過舉然不失為賢君柔而不斷則遂有昏亂之漸葢剛
者多明柔者常暗明暗者賢君庸主之所以分也漢宣
帝勵精為治信賞必罰綜覈名實不能無過舉然卒為
賢君者剛故也至元帝則優柔不斷孝宣之業衰焉唐

宣宗精于聽斷以察為明無復仁恩之意不能無過舉
然卒為賢君者剛故也若文宗則仁柔少斷以致甘露
之禍觀元帝寛宏善下出于恭儉號令溫雅有古風烈
然有一蕭望之卒信讒使自殺至委用弘恭石顯則膠
固而不移此孝宣之業所以衰而漢之紀綱遂至不振
豈非以其柔而暗故歟觀文宗恭儉儒雅出于天性慨
然慕太宗之治太和政事號為清明然任一宋申錫卒
為閹宦所誣而斥之至委用李訓鄭注則一意而不疑

此甘露之事所以禍及忠良不勝其寃而帝亦飲恨而沒豈非以其柔而暗故歟夫人君取象于天則以剛為德也取象于日則以明為德也體剛明之德而剛不至于暴明不至于察雖古聖帝明王何以加此至于剛明而不能無過舉猶為中材之君若夫剛撓而為柔明易而為暗則失其所以為君之德矣雖欲建功立事追縱古人惡可得哉

梁谿集卷一百五十一

梁谿集卷一百五十二　　宋　李綱　撰

迂論八

論光武太宗身致太平

自古撥亂之主身致太平未有若光武太宗者也光武發跡昆陽破尋邑百萬之衆杖節渡河誅王郎擊敗銅馬青犢赤眉之屬張步隗囂皆身在兵間冒鋒鏑履行陳自平隴蜀之後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偃武事脩文教非儆急未嘗復言軍旅太子問攻戰之事則不答臧宫馬武之徒請擊匈奴則報以不如息人每旦視朝日昃乃罷講論經理夜分而寐雖身濟大業而兢兢如不

及故能明慎政體總覽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享國
三十餘年海内稱治太宗起義兵晉陽斬宋老生擊敗
薛舉仁杲破劉武周走宋金剛擒竇建德降王世充皆
身為大將削平僭竊四方遂定既即大位知守成之為
難委任房杜與謀大政而魏鄭公王珪馬周之徒諫必
行言必聽以仁義治天下數年之後天下大治蠻夷君
長襲衣冠帶刀宿衛東薄海南踰嶺户闢不閉行旅不
齎糧取給於道幾至刑措享國二十餘年夫以光武當

王莽之餘太宗當隋煬之後身平禍亂創復大業不數年間遂致太平享國長久者彼誠知君道而雄材盛德足以致帝王之隆也故履患難而無懼懾之志處安樂而無驕逸之心太平之治其應如響不其然乎善哉魏鄭公之言曰五帝三王顧所行何如耳黄帝逐蚩尤七十戰而勝其亂因致無為九黎害德顓帝征之已克而治桀為亂湯放之紂無道武王伐之湯武身及太平然則聖帝明王所以撥亂致治者類皆如此彼後唐莊宗夾

河數十戰而後勝梁一得位號遂肆驕逸不旋踵而失之矣尚能致治也哉

論治盜賊

治盜賊者如醫之治痰涎夫痰涎乃吾之真氣所以為津液者也支體之運動闔腑之升降皆以津液為本至於聚而為痰涎則必失于調衛而外為邪氣之所傷内為寒熱之所薄而致然也至其甚則能害人之命盜賊乃吾之赤子所以事農桑者也上下之相治室家之相

保皆以農桑為本至于散而為盜賊則必失於拊循而外為姦民之所脅内為饑寒之所迫而致然也至其甚則能亡人之國良醫之治疾誕以藥化之使復歸乎津液則其身安而不善治者一切以毒藥攻之必有偏廢之患良吏之治盜賊以術觧之使復歸乎農桑則其國寧而不善治者一切以兵力勝之必有凋耗之弊此不可以不察也昔者渤海盜賊並起宣帝選用龔遂為太守而謂之曰君欲何以息盜賊而稱朕意遂對曰海瀕

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于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兵于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帝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惟緩之而後可治臣願無拘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於是盜賊悉平民安土樂業故善治盜賊者如龔遂可也雖然此特盜賊之初其在郡縣而良吏得以治之者耳至于巨盜如漢末之黄巾唐末之黄巢則其疾已深非以毒藥攻之不能去也雖攻而去之真氣

散而身亦危矣故黄巾破而董卓曹操因以亡漢黄巢敗而朱全忠李克用因以亡唐兹非其證歟

論形勝之地

自古帝王之興必先據天下形勝之地以為根本故高祖保關中而守之以蕭何光武保河內而守之以寇恂皆深根固本為不拔之基以制天下利則伸而進可以勝敵鈍則蟠而退足以堅守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者其建策然也曹操之起荀彧勸其先定兖州唐高祖之

起太宗勸其先趨長安故能卒有中原而定天下豈非以高祖光武為法乎至于不立根本而浪戰雖力勝兵強百戰百勝一跌則失之矣此項羽李密之所以敗也

論江表

江表自孫氏三世經營之然後能立國以權之智勇因父兄之資能駕馭豪傑而得士有周瑜魯肅呂蒙之徒以為腹心有甘卓凌統黄蓋之徒以為爪牙據有荆楚閩粤之地稱帝最後而享國最久故能抗魏連蜀成鼎

峙之勢至晉而後亡其後晉元帝因之興于江左有王導以為謀主有顧榮賀循紀瞻之徒以從民望有郗鑒陶侃溫嶠之徒以處方鎮凡荆揚閫鄂要害之地悉置重鎮擇名帥屯鋭兵以控扼之故能保有東南中原雖紛亂而一方晏然強臣雖屢叛而卒以平定至謝安得政而區處藩維授任將帥各得其所故能以偏師破苻堅百萬之衆而晉室遂安享國百有餘年而劉裕取之以為宋宋亡而蕭道成取之以為齊齊亡而蕭衍取之

以為梁梁亡而陳霸先取之以為陳至隋然後平陳而定海內南北混為一區隋亡蕭銑起于江東而李靖擒之唐遂并有天下及其亡也楊行密據江淮而李氏因之遂以江南為後唐至周世宗盡取淮南之地而以江為限則李氏國已危矣宋興命將帥下江南如探囊中物蓋自六朝既廢歷隋唐三百餘年其所以立國控扼之跡既已蕩平而李氏區區僭竊于亂世遇真主則折北不支固其理也國家奄有四海垂二百年東南之民習

於治安不識兵革而古之所謂重鎮要害之地名城堅壘悉已隳廢又無宿將重兵以鎮之蓋在六朝為邊圉而在國家為腹心其勢不得不然也今朝廷既舍中原不復料理而又不為保東南之計考按古跡命帥屯兵以為藩籬而區區偷取目前之安緩急則南渡恃江以為固及迫則又遠徙以避之以此為策雖保一隅未見其可而欲坐享六朝之利蓋亦難矣而況大於此者乎

論范蠡張良之謀國處身

范蠡張良其所以謀國處身者何其相似也方句踐棲于會稽范蠡勸其卑身以事吴厚賂太宰嚭以解其難而謀所以報吴者及句踐乘吴之獘而伐之復棲吴王姑蘇之上求哀請命而句踐不忍欲赦之范蠡獨以為不可援桴進兵卒刎其頸句踐既霸蠡以書辭句踐乘舟浮海以行終身不反而大夫種遂賜劔以自殺方高祖困于鴻門張良勸其屈己以謝項羽深交項伯以脱于禍而謀所以破羽者及高祖還定三秦與楚相持於

滎陽成臯間既割鴻溝以為界羽解而東高祖亦欲罷兵歸國良獨諫曰此天亡之時不因幾而遂取之此養虎自遺患也漢兵追羽卒滅之高祖既帝良道引辟穀杜門不出欲從赤松子遊而韓彭英盧皆被葅醢雖蕭何不免縲絏之患故夫智謀之士處困阨之時能忍辱以伸其志當事幾之會能決斷以收其功功成名遂能高舉遠引以全其身微二子吾誰與歸

論秦隋勢之相似

自周之衰而天下裂為戰國至秦始皇然後并六國而稱帝自晉之亡而天下分為南北朝至隋文帝然後混南北為一區彼始皇隋文皆有雄材大畧過人之聰明其所建立又有卓然傑出于後世者方駕馭將帥削平四方據關中金城之固而都之以臨制天下其意皆欲傳子孫于無窮然而身沒而國危皆以二世而遂亡者失所以為君之道繆所以為治之術亡所以維持天下之具不知其子而付託非其人也夫人君之道秉本執

要簡而常逸元首叢脞則萬事隳墮此不易之理也至秦隋則不然以察為明以苛為德竊竊然惟恐人之軋己而奪之權故始皇衡石量書隋文衛士傳餐皆日夜有程不中程不得休息天下事無小大皆決于上丞相大臣不過受成事奉行文書而下皆持禄欺謾以取容此風不改卒至于亡故曰失所以為君之道者此也古之王者得天下以仁雖取之以干戈而治之以禮義其善政美化必有以深結其民之心而信厚和平必有以

變移其風俗故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者用此道也至秦隋則不然彼見所以取天下之難而常有猜防不安之心以為不決于法刻削而急持之則後世且復分裂而為敵國有暴者英雄割據之患故始皇剛毅戾深樂以刑殺為威專任獄吏而親幸之海內愁苦無聊而陳勝項籍奮臂大呼天下響應秦遂以亡隋文亦制為嚴法峻刑以杜天下之變謀臣宿將誅滅略盡元元不勝其毒而楊元感李密倡之群盜蠭起天下大亂塗地而

不復振借使秦隋已并天下而以仁義治之恩澤在民雖有胡亥煬帝之不肖天下必思所以繼其後而奉之者其亡不若是之遽故曰繆所以為治之術者此也古者立國未嘗私有天下必封建親戚功臣以為藩屏資其犬牙磐石之勢以夾輔王室故商周之王皆幾千年夫豈無僻王賴諸侯扶之以定其國彼秦見周衰而諸侯更相誅伐天子弗能禁也以為天下之所以戰鬬不休者以有侯王於是罷侯置守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

其地東至海西至臨洮南至北嚮戸北並陰山至遼東身有海内而子弟為匹夫内有姦臣之禍外有大盜之虞一夫作難九世蹤廟而莫之救彼隋之所以亡者亦無以異于秦故曰亡所以維持天下之具者此也古者立嗣以為國本既得其人而又付之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之大臣故本定而國安朝委裘而天下不亂武王欲立成王則託之周公武帝欲立昭帝則託之霍光此周漢之所以隆也始皇有一長子扶蘇怒

其正諫而使北監蒙恬于上郡沙丘之事雖爲璽書以召之而付之趙高故得與李斯同爲姦謀而胡亥卒以奪嗣隋文有一太子勇聽讒譖而幽囚之臨終以廣失禮雖有召勇之言而付之楊素故卒及于大故而煬帝得肆其欲故曰不知其子而付託非其人者此也秦隋相去千有餘載其所以混一海寓傳二世而遂亡與夫所以致亡之道皆若合符節書所謂與亂同事罔不亡者也然秦亡而漢繼之傳二十餘主享國四百年隋亡

而唐繼之亦傳十八帝享國三百餘年自三代以來未有與之比隆者然則秦隋者其漢唐之驅除乎不然何其興之盛而亡之暴也

梁谿集卷一百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梁谿集卷一百五十三　　宋　李綱　撰

迂論九

論君臣之分　　論霍光李德裕

論除天下之患如治病

論天下强弱之勢　　論用兵

論料敵　　論順民情

論君臣之分

古者君臣雖有尊卑上下之分而不若後世之邈然遼絶也上焉者必有所不名之臣故湯之于伊尹高宗之于傅說武王之于太公皆待之以師友學然後臣之次焉者亦相與以誠而相遇以禮故觀書之所以命君陳畢公而詩之所以歌申伯方叔召虎仲山甫尹吉甫之流情文備至則君臣之際槩可見矣故能舉賢才而任之如元首股肱之同一身父子兄弟之同一家事無不慮慮無不周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悉難則同其憂安平

則同其樂建帝王非常之功而不以爲難者君臣之義交相得也至秦則不然尊君而抑臣阻法度之威以臨之無復有尊德樂道情文相接之意其君抗然于上而視其臣如胥吏僕隸然初無愛敬之心其臣眇然于下而視其君如天之不可親雖爲之輔相者亦有所畏避而不得以自盡故李斯去疾之徒朝爲丞相至暮一言不合則具五刑而誅之其餘孰不畏罪持祿欺謾而取容哉漢興以高祖之賢而蕭何不免縲絏以文帝之仁

而周勃不免對吏景帝誅周亞夫武帝誅翟青劉屈氂等數人而東漢三公動輒下獄盖循秦之弊使之然也太宗之待房杜明皇之待姚宋憲宗之待裴度武宗之待李德裕可謂善矣惟其君臣相遇之難而法度相去遼絶猶襲秦之遺風此德業之盛所以不能及于隆古而至於庸君則賢者踈而易去諛佞之徒取容而易合良以此歟

論霍光李德裕

霍光膺武帝之託擁幼主摧姦臣處廢立之際臨大節
而不可奪為漢社稷之臣至宣帝謁見高廟光從驂乘
内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張安世代之天子從容肆
體甚安近焉及光死而宗族夷滅故霍氏之禍萌于驂
乘李德裕相武宗當國凡六年方時用兵決策制勝他
相無與威名獨重于時至宣宗即位德裕奉册太極殿
帝退謂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毛髮
為森豎翌日罷相其後以吴湘事遂貶朱崖故德裕之

貶始於奉册傳曰威震主者身危其光德裕之謂歟然二君者亦可謂忍而少恩矣故爲宣帝謀則念光之功而不使霍光絶祀爲宣宗謀則念德裕之功而不使之死于海外可也

論除天下之患如治病

善除天下之患者如良醫之治病視其輕重緩急而爲之方以其病之小者易其病之大者而徐圖之病在虚寒則必以熱藥補焉熱不免于有過則徐思所以凉之

病在實熱則必以寒瀉焉寒不免于有過則徐思所以溫之故治洞泄者必至于痢而治強陽者必至于羸皆以小易大徐圖之而後安欲一投藥而遂無患者無有也方楚漢之爭爲高祖之患者項羽而已漢兵追楚至固陵而韓彭之兵不至高祖謀于張良良曰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越從陳以東

傳海與齊王信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高祖從之而韓彭果引兵來破羽垓下而楚遂亡夫張良非不知與韓彭之地廣其後必至于叛而謀如此者其意以爲楚之患大韓彭之患小不捐此地以許兩人則韓彭之兵不會而楚不亡俟楚既亡已除其患之大者而後徐圖其患之小者可也故卒許之其後楚亡而韓彭果叛漢誅之而天下遂定若良者可謂能知以小易大除患之術矣今天下之大患在金人與蠭起之盜賊其勢非復

方鎮之制而假之權不足以捍禦而議者乃憂方鎮之制行將有尾大不掉之患若唐室然亦可謂不知輕重緩急之理欲除患而弭亂其可得乎嗚呼安得以子房固陵之策告之

論天下強弱之勢

天下之勢在強弱有能強者有不能強者有能弱者有不能弱者有強而示之以弱者有弱而示之以強者能強能弱者王不能強不能弱者亡強而示之以弱者其

兵多勝弱而示之強者亦能以全其國故秦以虎狼之威據關中金城之固蠶食諸侯卒滅六國而并天下此能強者也太王居豳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珠玉犬馬而不能免去居岐山之下而從之者如歸市此能弱者也突厥頡利寇長安飲馬渭水太宗傾府庫以與之和而使李靖邀擊大破之卒犁其庭而擒頡利此強而示之以弱者也諸葛孔明相先主以取蜀崎嶇山谷之閒而無歲不出師以擾關中此弱而示之以強者也晉平

吳而失中原隋平陳而終江都此不能強者也燕以匕首而激秦息以違言而拒楚此不能弱者也夫天下無常勢能用之則弱可以強不能用之則強反以為弱在俛仰之間耳齊有無知之亂而小白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以霸此所以弱為強也吳爭衡上國而卒滅於句踐智伯欲分趙地而卒亡于韓魏此以強為弱也審強弱之勢而善用之天下庶幾乎可定

論用兵

昔之用兵者有以少擊衆若昆陽之破尋邑淝水之敗苻堅是也有以多勝敵若王翦之伐荆韓信之定燕趙是也有以速為策若岑彭之攻公孫述李靖之擒蕭銑是也有以遲為策若周亞夫之破七國趙充國之討先零是也夫以少擊衆者必將因便乘勢而躪蹙之其機在少譬猶蹷巨石于千仞之山而不假于多力故昆陽之戰尋邑擁百萬之衆驅虎豹犀象以助其威獨傲然有輕漢之志而光武得以投其間與敢死之士三千人

衝其中堅城中亦鼓譟而出聲震天地莽兵遂以大潰淝水之戰苻堅將百萬之師以臨江漢慨然有吞東晉之心而謝玄帥偏師八千以禦之乘其隊却衆亂追奔逐北而堅之師遂以敗散聞風聲鶴唳皆以為王師將至然則以少擊衆而能成功者豈非其機在少因便乘勢而蹦蹙之不假于多力乎以多勝敵者必將以殄滅為期而不再舉其機在多譬猶拔大木之本根而後不再舉非衆其力則不可故秦欲伐荆而王翦以謂非六

十萬不可卒如其數以與之遂破荆軍而平其地以為郡縣韓信既將兵虜魏王豹而定魏地請益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濟南絶楚之糧道漢王與之而皆如其言然則以多勝敵而成功者豈非其機在多以殄滅為期而不再舉非衆其力則不可乎兵之以速為策者其機在速譬猶獵者之逐獸兎起鶻落少縱則失之岑彭之攻公孫述也襲破侯丹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十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

雨所至奔散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而述遂亡李靖之攻蕭銑也大閱兵雲安秋潦濤瀨漲惡諸將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以速為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傅壘是震霆不及塞耳安能倉卒集兵無以禦我此必擒也諸將從之而銑果擒然則以速為策者豈非其機在速而少縱則失之乎兵之以遲為策者其機在遲譬猶獵者之檻虎俟其困而搏之則不為其所傷周亞夫之擊七國也以謂楚人剽輕利于速戰難于爭

鋒故以渠委之而堅壁不與之戰而絕其餉道待其饑而一舉破之趙充國之討先零也以謂羌急之則合緩之則散大兵久留其費不貲故上屯田之策般師罷兵以萬人留田待其弊而一舉滅之然則以遲為策者豈非其機在遲俟其困而搏之則不為其所傷乎夫兵之多少遲速皆機也善用其機皆足以成功而不善用之則以少而殲若陳躄之當秦軍以多為累若趙括之敗長平以速而趨利如龐涓之死馬陵以遲而養寇如劉

孫之失江東者多矣可不察哉

論料敵

善用兵者以料敵為巧非謂料其強弱虛實而已能料敵之情而勢必至于此之為巧也孫臏為齊救趙而引兵以趨大梁知魏之素輕齊也故減竈以誘之魏將龐涓果棄其大軍與輕鋭倍日并行以逐臏此未為巧而能度其行暮當至馬陵伏萬弩夾道期見火舉俱發而破魏軍遂殺龐涓此為至巧韓信擊趙引兵東下井陘

知趙軍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戰也故使萬人先行背水陣而棄旗鼓趨水上軍以誘之趙軍果爭漢旗鼓而逐信此未為巧而能度其空壁逐利先出奇兵二千騎狙伺馳入趙壁拔趙旗幟立漢赤幟而破趙軍遂斬成安君泜水上此為至巧寇恂之降高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文諸將諫以為不可恂不聽遂斬之而遣其副歸報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

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若怕者其料敵可謂巧矣李光弼之降高暉李日越也逐史思明壁野水渡至夕還師留牙將雍希顥守曰賊將高暉李日越萬人敵也賊必使刼我爾留此賊至勿與戰若降與偕來左右竊怪語無倫是日思明果名日越使以鐵騎刼取光弼不然無歸日越至而光弼已去遂請降希顥與俱至厚待之高暉聞亦降或問公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

思明再敗聞我野次命將來襲必許之以死希顯無名不足以為功日越懼死不降何待降者見遇貳者得不思奮乎若光弼者其料敵可謂巧矣惟其料敵之巧如此故足以立奇功兩軍相持不能料其強弱虛實者未有能制勝者也戰功曰多以多算勝而少算不勝然則不計強弱虛實而浪戰者欲無敗難矣況能立奇功哉

論順民情

古之有天下國家者未嘗不因其民之情而用之記曰

人情者聖王之田也易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孟子曰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管子曰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也夫惟令順于民之心故可以使之犯難忘其勞且死而不以為怨則咈民之情欲以立事而長且久者未之有也以德行之者王以力假之者霸王霸之所以興未有不因于民者若盤庚之遷都民不適攸居而胥怨則必為之丁寧訓告使之知所以遷之為利而後已然則

聖王之所以重其民者如此其可忽乎至秦則不然以貴為在己而不可亡以賤為在民而不足聽以切阻法度之威以臨之焚詩書殺豪傑以愚黔首制為峻刑酷法使民皆愁苦而亡聊思為亂者十室而九故山東盜賊羣起而秦遂亡至高祖約法三章除秦苛政而百姓歸心因思歸之士還定三秦遂破項籍其後蕭何曹參為相知民之疾苦順流而與之更始遂安海內然則咈民之與因民其效槩可見矣後世姦諛之徒上欲投君

之所好而爭富貴下欲去已之所患而排忠良乃始建為咈百姓以從先王之道之說以欺人主而取世資凡能奉君之欲者則謂之享上凡欲順民之情者則謂之下比于流俗遂使其君抗然于上而輕天下之民其民疾視于下而不敢言而敢怒其源起于熈寧元豐之間其流盛于崇寧大觀之際其末甚于今日蓋有不勝其獘者矣儻能因民之情而用之悅以使民犯難而忘死則外寇雖强不難禦也

梁谿集卷一百五十三

梁谿集卷一百五十四　　宋　李綱　撰

迂論十

張耳陳餘天下之至交也然而卒相滅亡者豈獨以勢利而非道義哉其所以交者太深也夫交太深則望之者重望太重則責之者備望重責備則間隙易生而怨禍易作此乃張陳之所以卒相滅亡者也方其窮居結刎頸之歡相然信死豈顧問哉及爭張黶陳釋之事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之深也解印綬去其後卒攻耳而奪之國耳亦奉頭鼠竄以歸漢王借兵東下戰于鄗北卒斬成安君泜水上故其交之所以深者乃其相滅亡

之所以酷也夫交深而望輕者惟有徳者能之若管鮑是已不然凶終隙末可勝道哉

論管鮑之交

管仲鮑叔古之所謂善交者齊小白謀相而鮑叔薦管仲以為可于是取之于魯解束縛而相之齊卒以霸其後管仲且死小白謀所以代之者欲相鮑叔而管仲以為不可曰鮑叔牙之為人潔廉善士也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為政上且鉤乎君下且咈乎民而以隰朋

為可故鮑叔之舉管仲不以為德而管仲不許鮑叔之代己不以為怨蕭何曹參以議功定位之故平時有隙及何將終惠帝問所以代之者而何所推賢惟參參既代何為相國一遵何之約束無所變更惠帝嘗問之參謝曰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于是百姓悅之而作畫一之歌故何之薦參不以參之有隙而推其賢參之代何不以何之有隙而變更其約束古之人處心積慮其公

如此蓋一切爲國家計而忘其愛惡此其所以爲大過人也後世之士於其所愛則不計其人之賢否事之是非而于其所惡則雖天下共推以爲賢者猶將抑之公論以爲是者猶將改之其視管鮑蕭曹之所爲得不少知愧乎

論將之專命稟命

古之受命爲將者付任未專威信未著則必有所假借以立威然後士卒可用而功名可成至于付任已專威

信已著則不必如此故齊景公欲用田穰苴爲將以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于是景公使莊賈往而穰苴因其後期不至而斬之又戮使者之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狥而三軍之士皆震慄燕晉之師聞之解去追擊之盡取所亡之地振旅以歸此付任未專威信未著而有所假借以立威者也衛青將六將軍兵出定襄以擊

匈奴右将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自歸青問其罪議郎周霸曰自大将軍出未嘗斬裨将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将軍之威青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説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于境外其歸天子自裁之於以風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此付任已專威信已著而不必如此者也後之為将者起冗散而威令未行當以穰苴為法藉貴寵而威令已行當以衛青為法夫豈不同惟度其時勢使各有所當則善矣

論土崩瓦解蠶食魚爛之勢

天下之勢有土崩有瓦解有蠶食有魚爛所謂土崩者一傾頹而不可救秦隋之末是也所謂瓦解者雖叛散而猶可拯漢之吳楚之變唐之安史之亂是也所謂蠶食者其受患在外寖以及于內秦之於六國是也所謂魚爛者其受患在內寖以及于外漢唐之季是也夫秦隋皆以苛法虐政威制海內而繼以胡亥煬帝之昏淫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亂而政不脩故陳涉

李密之徒因時而起奮臂大呼天下從風而響應國遂以亡而不可復振此之謂土崩漢至文景之閒可謂盛矣而吳楚乃因鼂錯削地之故起而為難合七國之兵帶甲數十萬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卒以敗亡唐至開元天寶之閒可謂盛矣而安史乃因中國無備之故起而為寇陷河朔覆兩京然不能數年而卒破滅蓋漢與唐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雖有乘閒竊發者猶可治也此之謂瓦解齊楚韓魏燕趙之師約從而攻

秦秦人開關延敵六國之師逡廵而不敢進于是從散約解爭割地以賂之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奔逐北疆國請服弱國入朝因利乗便宰割分裂擭肌及骨而六國之君卒不能以自存此之謂蠶食漢唐之季皆權歸於閹宦人主之立因其定策大臣廢置出其指呼姦邪詖佞結為死黨而忠憤名節之士禁錮擯斥而不復用及其甚也外召強臣以誅之閹宦滅而國亦亡故董卓畨而漢祚衰全忠勝而唐室危皆禍自内始而卒至于

不可料理此之謂魚爛夫瓦解之禍輕而土崩之禍大

蟊食之禍遲而魚爛之禍深故天下之患在于土崩而

不在于瓦解蟊食猶可禦而魚爛不可支則其勢使然

也今不幸夷狄憑陵盜賊蠭起而有瓦解蟊食之勢當

善救之使不至于土崩魚爛猶庶幾乎可為也不然禍

可勝旣哉

論諫

禮上諷諫而下直諫君子孰不欲諷諫以悟其主而有

至于直諫以殺其身者勢不得已也蓋事明君虛心以從諫雖引義微喻無所不合故有以諷諫悟主者而況于直諫何傷于道乎事暗君強愎以拒諫雖危言切論有所不聽故有以直諫殺身者而況于諷諫何補于事乎方舜禹之時都俞賡歌于廟堂之上所以諷喻以相儆戒者可謂至矣其稱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亦何傷于直故仲虺之稱湯以從諫弗咈改過不吝爲善而太保之訓武王以不矜細行終累大

德為非若然者豈非事明君諷諫足以悟主而直諫亦不傷于道乎至于桀殺關龍逄紂殺比干則事暗君直諫足以殺身而欲以諷諫有補于事蓋亦難矣由是觀之諷諫施於明君而不害于直直諫施于暗君而無事於諷者必至之理也漢文帝寬仁盡下羣臣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之故若馮唐之論頗牧張釋之之論嗇夫可謂能諷諫矣至賈誼上書陳時事欲流涕而痛哭爰盎引却慎夫人坐指人彘以為喻而帝亦不以為嫌豈

非不害于直耶唐太宗英明能斷從諫如流導羣臣而使之言故若魏鄭公之言昭陵王珪之論盧江可謂能諷諫矣至鄭公之言十漸極陳時政之得失珪之論祖孝孫以謂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而帝亦不以為過豈非不害于直耶若夫蕭望之張猛京房之言石顯而元帝殺之王章之言王鳳而成帝殺之王嘉鄭崇之言董賢而哀帝殺之李膺陳蕃范滂之徒言閹宦而靈帝殺之長孫無忌褚遂良上官儀言武氏而高宗殺之張柬

之桓彦範等言韋氏而中宗殺之孟昭圖言田令孜而僖宗殺之是皆事暗君以直諫而蹈禍乃其所也尚何諷之云哉

論史

昔之秉史筆而其書傳於世者皆成於後人之手故秦漢以前成於司馬遷西漢成于班氏東漢成於范曄三國成于陳壽晉宋至隋成于唐唐及五代成于本朝當其時非無史多不傳而獨傳後人之書夫後人之所傳

聞與當時之所親見其詳畧審否固不可同年而語矣然而後人之書獨傳而當時之史多廢者豈非以其是非取舍有公有不公故耶夫史之所以取信于天下與來世者以其不没善不隱惡而褒貶無所私也當其時而作史者或由于喜怒或出于愛憎或有所諱避或為之假借而是非取舍不能不容情於其間則舛訛而進者未必貶忠賢而退者未必褒君子為善而失時者未必以為是小人為惡而得時者未必以為非此乃其所

以多廢而不傳也至于異代時世既殊而喜怒愛憎之情雲散而煙滅然後公論出而是非取舍如青天白日之清明無諱避假借之私而得奮其直筆以褒貶之雖有誤謬訛舛而不足以害其大公則後人之書所以獨傳者非特以備良史材而文足以行遠而已必有當于人心而合天下之所謂公論者焉昔孔子削跡于衛而夢奠之後履傳千祀王莽在朝陳功德以億萬計雖揚雄有所不免而後首藏于武庫以翟進為鯨鯢以陳蕃

李膺為姦黨以徐敬業為殛媿至後世乃始以忠義節概許之事之是非定于後者類皆如此則當時之史多廢而後人之書獨傳無足怪也古者天子不觀史而自唐以來始進書又以宰相為監修官而欲取信于後世難矣哉

梁谿集卷一百五十四

梁谿集卷一百五十五

宋 李綱 撰

傳

武剛君傳

方城侯傳

文成侯傳

武剛君傳

武剛君姓金氏名辟疆其先楚人也七世祖鏷居於越之耶谿聞歐冶子者通於天地陰陽五行變化之理得

鑄人術因往見之歐冶子熟視鏌曰子之質美矣嘗試
以吾術治之當為國器乃留與居汰去麄悍萃其精英
旬鍛月鍊磨礲而淬礪之文彩豔發其才氣天下無雙
歐冶子撫之曰子所謂鐵中錚錚者昔孔子嘗鑄顔淵
矣吾今鑄子合則成體散則成章變化不測其猶龍乎
因號曰龍淵子以薦於楚王楚王悦之出入起居必以
自隨威鎮海内名聞諸侯於是晉鄭興師以伐楚曰必
以龍淵子為質乃罷兵王與之登城以麾晉鄭之師伏

尸十萬流血千里楚之所以霸諸侯者龍淵之力為多
親屬散居四方時時竊借其名以行當戰國時尤寵任
之其族子有遊越者以策干越王勾踐勾踐將封之以
三鄉及千戶之都二以示薛燭薛燭曰此國寶也三鄉
二都何足以當之其貴重如此有遊趙者頭胡縵纓短
後之衣以術干趙孝文王趙孝文王好之終日與之相
對至忘食寢國事皆廢於是莊周為陳其祖之功德舉
之無上按之無下運之無旁足以決勝天下而頭胡縵

纓短後之衣其術特庶人之所好不足多也王悟乃疏之遂廢不用而當時遊俠之士荊軻聶政之徒往往私從之遊然皆其術之下焉者也獨武剛君辟疆者起於楚漢之間挺挺有祖風烈辟疆之為人明銳勁正遇事立斷其學長於天文地理陰陽刑法兵家戰鬬之說性剛果不喜人之為柔佞者見有禍亂姦宄必欲削平之而後已其志氣凛如嚴霜秋水毅然有不可犯之色以故亂臣賊子姦邪見之膽破股慄不敢仰視其與人交

惟有德者陰衛助之久而無斁茍非其人捨去弗顧秦始皇帝既滅六國焚詩書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兵武剛君遯逃山澤閒與一時布衣豪俊遊其耿耿自若也項籍少年時嘗從君學學不成去其叔父梁怒之籍曰君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蓋不知君者也獨高祖微時雅與君善嘗俱行豐西大澤中有大蛇當徑前行者還報高祖被酒曰壯士何畏乃與君俱前斬

蛇所謂白帝子者遂起兵攻秦旣入關降秦王子嬰從與項籍爭天下戰滎陽成皋間武剛君未嘗不在左右出入臥内甚見寵任其後韓信陳平黥布聞之皆亡楚仗君以歸漢以故高祖勝項籍垓下遂即帝位第功君居第一在蕭何曹參右封之峽中號武剛君賜丹書鐵券藉以錦繡藏之金匱石室使世世襲之又取武庫爲君第與秦人傳國於漢者公王璽待遇略等國有大事則召君及璽班於殿庭以示褒寵其子孫往往勁直明

敏淬鋒斂鍔以節義自持能世其家當成帝時有仕於尚方者丞相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然阿附王氏不忠帝室平陵男子朱雲廷對曰大臣尸禄素餐願與尚方金某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成帝不能用其後王氏果簒漢由是世益重其家聲歷漢至魏晉雖更代猶見禮遇不衰至晉太康中回禄氏作亂刼武庫焚蕩武剛君之第因以失國而君之遠族干將顯於世焉干將者與其妻莫耶氏得神仙

幻化之術隱於豫章豐城獄中懷材抱德氣應於斗牛之間張華與望氣者雷煥識之推其分野俾煥往搜訪果得干將與莫耶氏而斗牛之間氣滅煥私匿莫耶氏而以干將歸華且曰是有術終當化去華知其匿莫耶氏也亦曰久當復合及華將遇禍干將果先化去而煥之子攜莫耶氏過延平津因躍入水遣沒人視之有二龍盤結風濤洶湧雷電晦冥因不復見信乎其得神仙幻化之術而華煥之言驗云

太史氏曰古者五行物立其官金姓蓋出於少昊氏其族散居五方而剛柔利鈍性亦不同武剛君之得姓其北方之强者歟觀其為人明利果斷不凝滯於物勁正之氣毅然見於色其亦鍛鍊淬礪之力歟卒能佐漢以興傳國數百載可謂盛矣予来延平感于將莫耶氏之事考諸傳記嘉武剛君之烈採其行事大畧著于篇

方城侯傳

方城侯端木子平者堯時人也負其材隱居平陽山澤

閒鬱然有凌雲之志與巢父許由為侶弗肯仕堯命益
作朕虞益烈山澤而焚之見子平偉其節慨薦於共工
垂垂命其徒受斯斤斧之漆雕氏滌飾之以見堯于總
章堯是時法度彰禮樂著垂衣裳而天下治國家閒暇
既見子平嘉其有局量井井然以繩墨自治置諸左右
因訪其所學子平對曰臣樗散蒙帝力生植長養今幸
得備器使間方寸淺狹不足以奉清問臣之學上通乎
天道而下極乎地理中備乎人事與夫軍旅征伐之法

故周天之度三百六十有奇在天成度在歴成日而歴
法生焉此天道也開方之術提封三十六萬井内建王
畿外列侯國而井田之法寓焉此地理也好惡相攻而
吉凶生逺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此人
事也不戰而屈人之兵者為上以攻則勝以守則固者
次之以詐謀得者又次之此軍旅征伐之法也堯方命
羲和欽若天道歴象日月星辰以閏月定四時成歳又
命禹平水土奠山川底貢賦錫土姓而苗民有罪命禹

祖征且伐叢支脊㪃氏之國其說皆與子平合將歷試之以事而堯之子丹朱不肖懼其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也命子平教之未幾丹朱悉傳其術帝用嘉之列爵分上封之方城而子平有二子長曰太素次曰太玄子平中分方城之地以予之且教以兵法二子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太素矜太玄之弱嘗聽其增甲兵布行陳定營壘然後與之戰而太玄儆然不服轉戰逐北虔劉其邊陲儆擾其腹心擄掠其士卒攻圍侵𫔍智詐

百出戰罷効首虜計土地雖勝負不常而太素之勝居多其用兵之法雖臨事制變不可窺測然循理而動致人而不致于人者常勝不計利害深入浪戰者常敗有知兵者從旁觀之曰此無他爭先法耳夫方城闔四境之內地方不過數百里而二子之戰積月累歲紛拏不解此與蠻觸國於蝸角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百萬流血千里者亦何以異然二子方其戰酣時不知天之高地之厚寒暑之切膚饑渴之為患晝戰不足繼之以夜

蓋有血氣者皆有爭心而二子特甚焉其善用兵出于
天性非積習所能致每戰軍士皆啣枚但聞擊博之聲
進退緩急惟所指使雖戰死不離部伍戰勝亦無敢讙
譁以爭功者其操術然也石城侯爲人方整嚴重外雖
有廉隅邊幅而其中坦然二子圓猾黑白太分勇而好
鬬殊不類其父風然要自方城侯教導指縱之使然與
斟灌斟尋氏兄弟相攻而宋人教其子爲儒墨者異世
而同科二子既日以攻戰爲事陰謀奇計傳於後世播

紳之士多好之者然弗專心致志則弗得也有業其術得待詔金馬門者往往善其事而閭巷厮役輩亦喜稱道之然習之弗精不善攻戰而資守勢至有以緩頰遊說而勝者方城侯之學衰焉

太史氏曰世多咎方城侯教二子不以詩書禮樂而以兵家法攻伐不休廢時亂日欲執其父子投諸江與共鯀驩兜流竄放殛同其罪殊不知方城侯之學法象所寓有聖人之遺意而軍旅征伐先王所不廢也承日多暇

游目方城命二子小試勒兵掉鞅摩壘折馘執俘鬬智角力相與周旋亦有足觀者殆孔子所謂為之猶賢乎已者乎

文城侯傳

文城侯符君平者其先黄帝時人也以謨畫佐帝造書契代結繩之政為之符璽以信之帝嘉其功賜姓符氏號文城侯後世子孫因襲封不絶君平之為人刻志礪已長長自見能文章習古文奇字史籀之學蟲書繆篆

精甚外雖有邉幅廉隅而其中坦然明白可見腹心與
人交雖方圓廣狹不常然終始如一重信義不輕為然
諾有求其文者雖閱千萬不少變以故天下信之雖官
府必待君平然後決疑當秦始皇帝時甚見尊寵得藍
田美玉以為君平飾置諸左右登封泰山降禪梁甫泥
金檢玉之事君平之力為多卿相二千石往往以金遺
之士大夫亦以嘉木肖其像貌私相問勞其貴重一時
如此秦亡劉項戰爭君平無適莫遊楚漢間高祖資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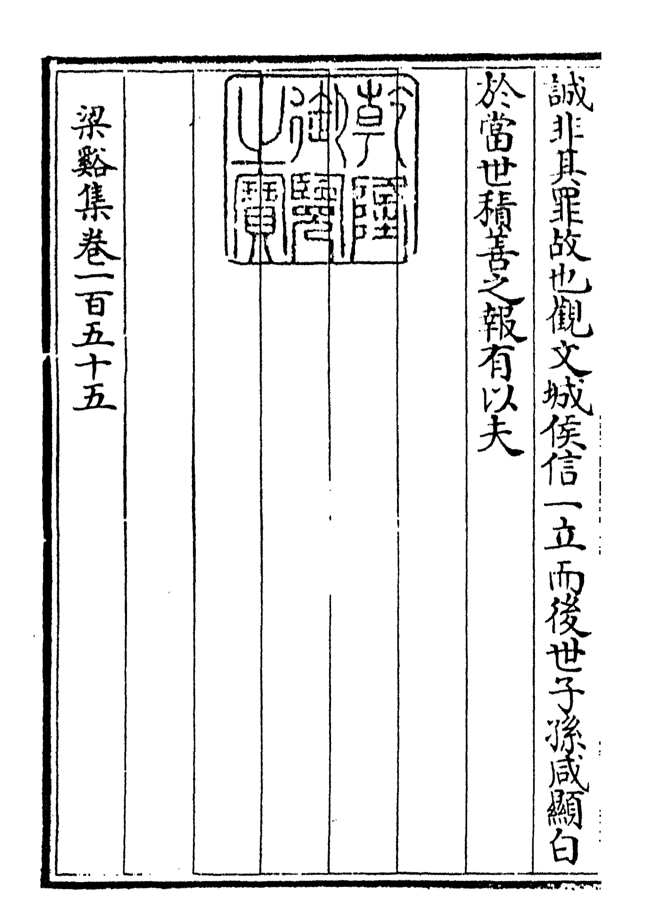
侮嫚罵內喜君平而外輕慢不為禮酈生畫策則趣鑄之留侯借箸則趣銷之趙堯一言合則命君平拜以為御史大夫以故羣策畢進遂得天下項羽愛人待士遇君平甚厚至為之撫摩然未嘗任使之愍羣策而自屈其力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世世不多君平之功而多高祖者以此君平亡子孫咸至大官或奉使絕域以明漢之威德王莽末改賜姓章氏匈奴單于念舊德為侵犯北邊以求復其故姓其得夷狄之心如此然子孫遂以章

氏為姓至唐有仕于司農者朱泚之亂以鐵騎五千逼奉天司農卿段秀實以謂宗社危在頃刻命往追之倒緩顛沛及于半途德宗遂免于難世以此稱其忠然其族人多誇誕詭異居喪者雖于金革之事類皆墨縗世亦以此少之卓氏之風衰焉

太史氏曰文城侯立志節以信著天下而姦詭往往竊借其名以行故莊周氏推原罪始欲焚破其家使民樸鄙然議者咈之貶而周之論為過何哉信反而為偽者

誠非其罪故也覩文城侯信一立而後世子孫咸顯白

於當世積善之報有以夫



梁谿集卷一百五十五